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
 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魯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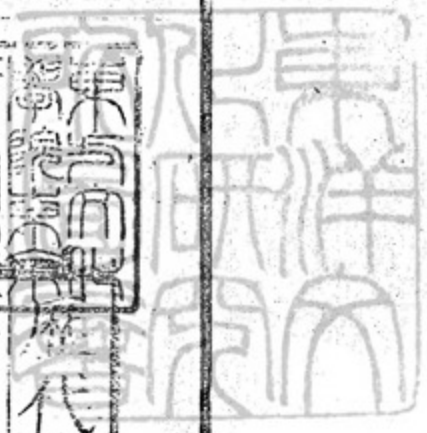
龍於... 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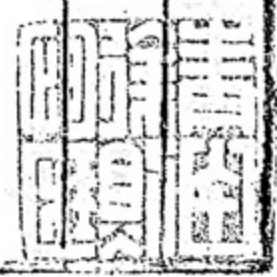




代史纂左編卷第十

相之二 中興

漢周勃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郤適攻酈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彘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靳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

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張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于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齒破武關峽關攻秦軍于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北擊趙賁內史保于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

陽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還守教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于岩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

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
軍乘馬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于樓煩破之得豨
將宋最鴈門守囷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
軍博定鴈門郡卅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
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
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
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
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

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屬大事勃不好文
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推少文
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
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
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
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于
是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
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
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
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
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
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
皆什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
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
曰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
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
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
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

邸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
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
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
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
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
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
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
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

史記卷之九十一
漢書卷之九十一
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
初勃之益封盡以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
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
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
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
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
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
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死國絕一歲更封勃他子堅
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
多官後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世復封勃
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漢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趣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

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稅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

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
顛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
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
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
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
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
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
爲僖孺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

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然不父子既尊成而
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
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
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
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
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
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
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然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

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克實四夷賓服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外內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

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爲好言于下蓋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以爲丞相之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持論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居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光不
立廣
陵定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



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八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女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第十一 四十四

采后
著上
也官氏

霍光
假太
后以
行廢
立遂
為許
多象
賊張
本

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
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
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
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
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
光敕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我裁令我負天下有殺
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

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問召
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
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明武士陛戟陳列殿
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
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
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且春侯臣譚當塗侯
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
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
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



五十二編卷十一
四

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
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
曠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
大夫臣德臣邛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
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
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
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
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
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帝私買雞豚以食受

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
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
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
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
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鍾磬
召內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羊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
發長安厩三太罕具祠閣室下肥已與從官飲啗駕
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璣闢虎召皇太后
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一女斬太后曰止為人
 臣子當悖亂如是亦王離席伏一書令復讀曰取諸
 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一以并佩昌邑郎官
 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綵一府金錢刀劍玉器
 采繒賞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一夜飲湛沔於酒詔
 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一服未可御故食復
 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一具即使從官出買
 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一宿温室延見姊夫
 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一書使使者持節以
 一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一皇帝受璽以來二

十七日使者劾午持節詔諸官一徵發凡一千一百
 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
 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于獄荒淫迷惑失帝
 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
 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
 帝後行淫辟不執詩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
 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
 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宗廟子萬姓當廢臣
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
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
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
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
大將軍光送昌邑邛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
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

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十戶昌邑羣臣坐亡輔
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
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
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
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
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文子孫賢者爲嗣孝武
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

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是年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英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為云云本始二年初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田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

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

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
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
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
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
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廼歸政上謙讓
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
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
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
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
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

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
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
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
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梓十五具
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輅車黃屋
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
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
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遭大難躬

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



宣帝 善收 霍氏 權

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

收尚書

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

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

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

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光之滅族因勸光內成君代立

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

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

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

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

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

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

收宿衛權

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

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

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

罷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仲女

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

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

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

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今將軍墳墓禾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



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目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

不避忌諱大將軍當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一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肅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肅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乎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太

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殺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



晉平君太

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彙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鵲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與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史記卷之... 三

宣為代郡太守山入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
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
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
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
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
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
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
逆欲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
悼之諸為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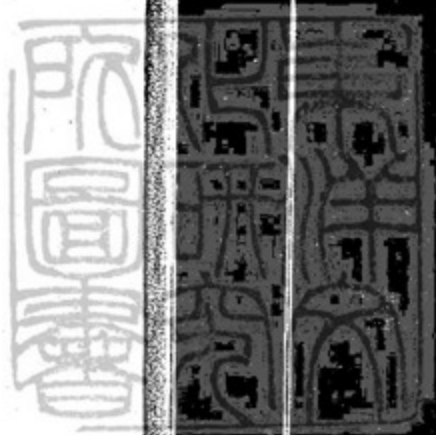
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
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
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
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
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
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
逆道也在人之左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
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
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
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

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
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大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
是殺牛置酒謝其鄰曲突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
次坐而不錄言曲突曲突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
不費牛酒終亡火患曲突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
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
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曲突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
則國亡裂土出爵之曲突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
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曲突臣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

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廼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宣
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
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
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
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
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
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初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
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
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
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光以朝無舊臣光祿

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日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以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東方化學院研究
No. 63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導少有風鑒識
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竒之謂其從兄
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參東海王越軍事
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
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
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
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
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
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

有以匡濟者會二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
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
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
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
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
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
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
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
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
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頽爲行參軍前太傅
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
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杖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
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
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以來迄于太康
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
卿士皆饜于安息遂使奸人乘釁以虧至道然否終

斯奉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
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
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
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
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
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
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
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
耻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
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

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從之拜
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
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
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愛懼不樂往見導極
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
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
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
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衆收淚而謝之帝卽晉王位導拜揚州刺史陳頽遺
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

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首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
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
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
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
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
不能從及帝登尊號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
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以刁
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
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爲王

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
公卿見者側目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
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
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
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
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
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真推
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
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爲導
訟屈辭語怨望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

上疏以爲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
惑疑似之說放遂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
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會太山太守徐龕反
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監旣而
監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
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于是典籍
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太子副貳宸極普天
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

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顛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
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
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
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
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
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
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導守尚書令
敦據石頭參軍呂猗說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

顛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
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
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
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
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
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
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
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
奪初帝愛琅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

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
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位太
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
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
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咸和二年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
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爲禍猶



身卷之終卷一
三十一
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乃徵峻為
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
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
君可啓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
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
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
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
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
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

東兵一萬西渡浙江于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
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敗蘇峻
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
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敏導不許永等更二于峻導
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
石八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為主四年諸軍擊
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寺有慚色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
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
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



身卷之終卷一
三十一
身卷之終卷一
三十一

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四年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之重大姦不掃

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濠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禰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

賢俱制練布罩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
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温嘗卒
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
胤非方伯才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紀綱頓
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甚計布在江州江
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
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温嶠
平南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酣樂不
恤政事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
將不願宿衛以情懇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



默將赴召求資于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
令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
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
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忌郭侯一人
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劉胤首至建康
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
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
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
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
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

東晉書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
縛默以降侃斬之六年冬蒸詔歸朶于導曰無下拜
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
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爲定制
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
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慾食無儲穀衣不重
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病不堪朝會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朝其見敬如此石
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
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之
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
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
物惟有短轆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
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
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
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
事之于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

解

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賙祔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晉郗鑒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午以鑒有名于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賴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蠶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

史記卷之九十一
三皇

鑒為主舉十餘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
左承制假鑒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
用兄子演亞為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
莫知所適又徐龔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
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
間眾三變禹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
尚書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
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
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

實豈勝滿武秋邪彥輔樂廣字也廣與王衍俱

王樂為稱首武鑒曰儼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

秋滿奮字也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

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

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比面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

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

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

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邾道徽儒雅之士名位

夏

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鑿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可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鑿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于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帝從鑿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鑿以為先王崇



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鑿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鑿以為不合道不從鑿于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鑿與王導卜壺温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

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
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師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
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
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
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四迸干國之
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
聲充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
在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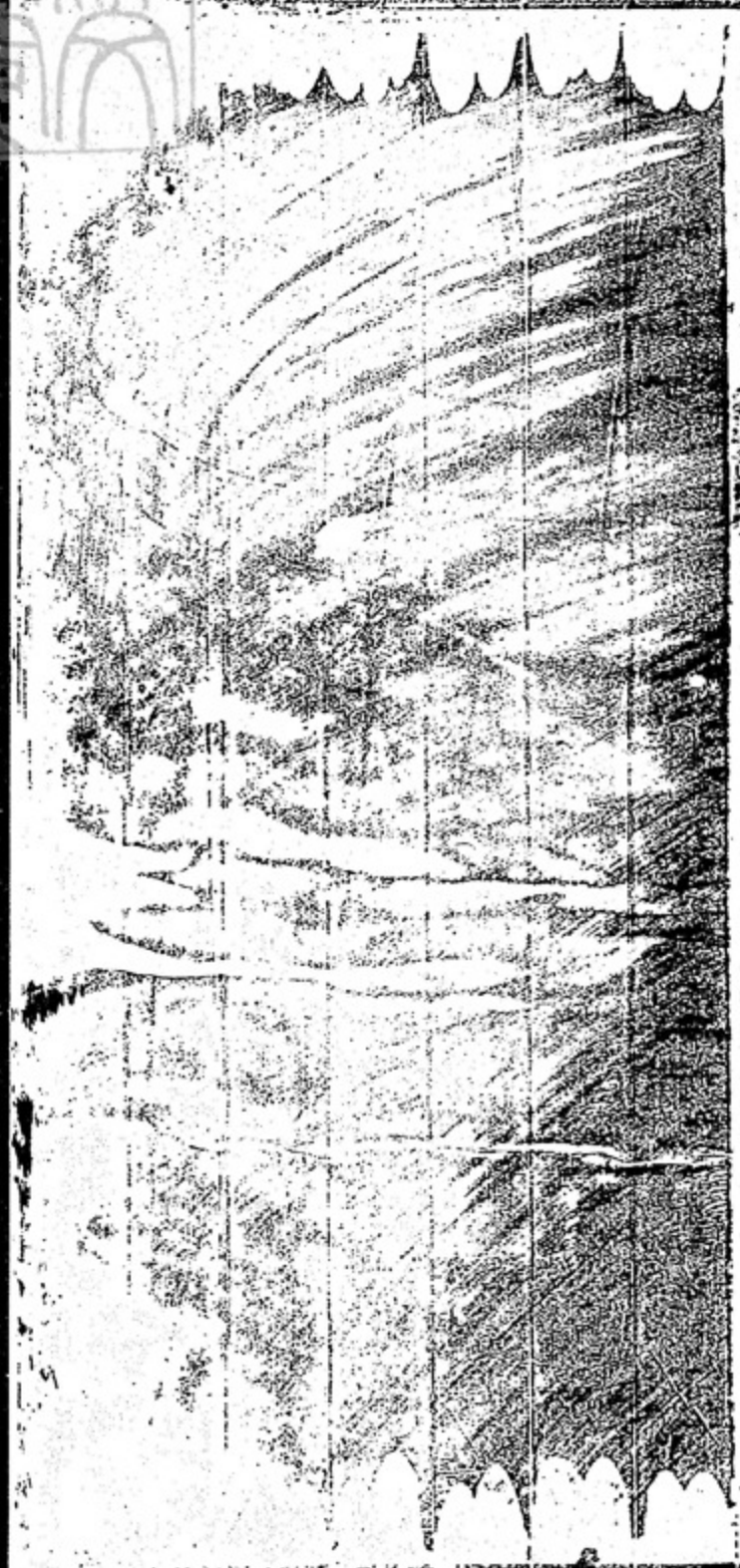
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
盟旣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
偷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
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
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
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道自絕不過百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
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
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笱子浦鑒築白石壘

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
大業曲阿虔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
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
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
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
帝厚恩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
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
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
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叅軍李閔追斬之降
男女萬餘口拜司空時賊帥劉徽聚衆數千浮海抄

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晉陵吳郡諸軍
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
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
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會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
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
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陛下崇山海之量弘
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于今
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
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
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

若當比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真正素望所歸
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上兄子晉陵內史邁謙
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
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禘奚之舉疏奏
以蔡謨爲鑿軍司鑿尋薨時年七十一謚曰文成初
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
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
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
于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
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

撫育之恩解職一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

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

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壘壘為來逼人
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
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
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
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
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安被
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橫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
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

史記卷之九
謝安

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
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
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
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
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
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
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
丹陽尹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
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
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
廷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
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旣到溫甚
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
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
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
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
護軍中書侍郎超初爲桓溫參軍每與溫密謀朝
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

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



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鄰起卧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鄰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喑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為尚書令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

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



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却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詔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

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
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尋詔安以甲杖百
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
書事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
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二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沖
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
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惜
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
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

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
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
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符堅彊盛疆場
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
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
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
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

甥羊曇日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玄等旣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蒼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

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内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昌元年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是時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西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

以三桓墟二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
皆如此性終苦樂自第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
輔暮喪之禱不廢絲竹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
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
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屬
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
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時會稽王導子專權而奸誦頗有相扇搆安出鎮廣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

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
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
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
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
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憲督若二賊
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
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
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
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
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

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之先是安發石頭
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諺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
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
取其中者提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
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
及或手掩鼻以敷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
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
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出山西州路嘗因石頭太
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
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
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



卷之二

論

七

七

所
圖
書

